

# 等待的滋味

郑安之

等待时，仿佛吃一颗杨梅，初入口有令人失望的酸味，又夹杂着丝丝甜意。直到果肉炸碎开，甘甜弥漫了整个口腔，才意识到最初的酸是多么值得。最后轻轻吐 outcomes，静静回味亦或企盼着下一次的品尝。

等待无疑是一种孤独的幸福。默默伫立在原地，眺望着，思索过去，想象未来。此时的你，不就是一个孤单的灵魂吗？心无杂念，专一又固执地不愿离去，直到另一个灵魂的介入，一瞬间，如沐春风。

仍记得去年的春天，我在阳台的花坛里播种下一粒种子。我不知道它要多久才能开花，甚至不知道它何时才破土而出。我能做的，就是凝望它头顶的那一片土地，祈祷它快快冒出头。不巧的是，那个春天似乎格外多情，时不时向人间泼洒地动人的泪珠，竟连着数天不露一个笑脸，始终淅淅沥沥地下着雨，没有丝毫停歇的势头。本应是春雨

润万物，此时却“酿极春愁”，让我分外惆怅。

农人们都说：“雨水太多，不利于种子发芽。”我在等待中开始担忧，后悔自己不该那么早将它播种。我不再翘首想象它发芽开花的场景。看来，等待已是徒劳；倘若种子早被泡烂了身躯，傻傻的等待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两天后，父亲突然问起：“你上次撒的花种怎么样了？”我一时愕然，转头看了看阴沉着的天空，摇摇头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我确实不知道它怎样了，但它一直在我内心深处隐隐跃动着。

父亲的话像一根细线，无意间勾出了希望，我忍不住又一次跑向阳台花坛。遗憾的是，种子依旧没动静。我安慰自己一定是它在扎根，再等一会儿，也许它就会发芽了。即便苦涩掺杂着绝望，却也掺进了甜蜜的幻想，使我们拥有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
看似遥遥无期，日子在一天天过去，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的

等待有了结果，没错，种子发芽了，嫩绿的细茎钻出了土壤，在醉人的春风里慢慢地招摇舞动。我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激动得大喊，只是淡淡地看着。莫非一个人的孤独等待，收获的幸福，也只由一个人享受？短短几秒内，我感到了难以言说的快乐，两个从未相逢过却又熟悉的无比的灵魂，在风中，在阳光下，碰撞与升华。一抹微笑扯起我的嘴角，躁着我的鼻梁爬上我的眉梢，就连头顶的空气里也蔓延着喜悦的气息。之前的迷茫、失落、绝望一扫而空，被像我埋葬光秃秃的石头一样，深藏进泥土里，再也不会探出头来。

等待的滋味太复杂了，悲喜交织，笑泪同行。不知道自己等待的何时会到来，但是你心甘情愿，不肯轻易放弃。一个人承受等待过程的痛苦，也一个人品味等到后的幸福，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，一切付出也万分值得。

我知道，我的等待还没有结束，我仍愿意一个人站在风里，静候花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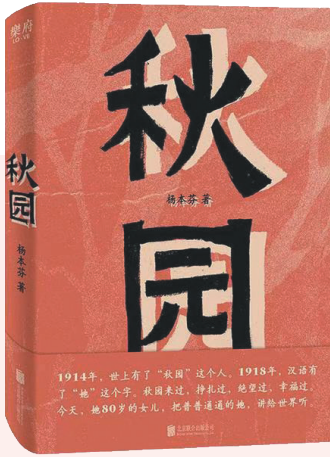


项丽敏

把落日装进窗子  
把月亮挂在檐下  
有时，也会把月亮换一个地方摆放  
比如屋后院子的天井  
比如一个人的眼睛

一扇木门通往河边  
另一扇木门通往山谷  
那些山野聚果和鸟鸣里采集的  
亮晶晶的诗句  
就挂在山谷的树梢上吧  
快乐时变成萤火虫  
忧伤时变成露珠

## 慢书吧



## 秋园

作者：杨本芬  
出版社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出版时间：2020年6月

听八旬奶奶讲述她和妈妈的故事。

1914年，世上有了“秋园”这个人。1918年，汉语有了“她”这个字。秋园，她来过，挣扎过，绝望过，幸福过。今天，她80岁的女儿，把普普通通的她，讲给世界听。

“我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，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挣扎求生，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。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，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。”

本报所摘部分稿件，作者姓名及地址不详，请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寄奉稿酬。

投稿邮箱：1736305488@qq.com

哈师大教师自主研发建设寒地柴窑 烧制龙江特色高温瓷

## 上京窑“一金一冰”：

## 让金源文化与冰雪文化浴火而生

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

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，有间古朴清雅的院落。小院中心偏东是一座容积5.5立方米的柴窑，老榆木上刻着隶书“上京窑”。窑炉旁整齐地码着松木，烟囱的顶端，安放着一座金源文化中象征祈福的雕塑，庄重的仪式感，让人心生敬畏。

从这里浴火而生的“一金一冰”，是大自然给予寒地的特殊馈赠，它们风格古朴，器形自然，久看不厌。今年42岁的上京窑窑主王仁亮，便是这上京金瓷和上京冰瓷的创造者。他将黑龙江的高岭土与寒地柴窑相结合，以松木为燃料，烧制出了黑龙江特色高温瓷。其作品不施釉采用裸烧的方式烧成，呈现出罕见的金色和冰色质地，地域特色极为鲜明。据悉，2015年至今，上京窑已经烧制完成54窑，数千件优质的龙江瓷器，被国内外大批陶瓷爱好者珍藏。



## 填补空白：

自主研发建设寒地柴窑  
烧成温度达1320℃

王仁亮是“80后”，现为哈师大美术学院雕塑教研室主任、副教授。十年前，他在进行柴烧理论研究时，有了烧本地瓷的想法。

相比现代化的电容、气窑和煤窑，柴窑十分稀缺，行业内有一句话叫“非大师，不柴烧”，可见柴烧的艰难和艺术价值之高。柴烧成本高、成品率低，烧出来的坯体颜色更加含蓄、温润。有人曾把柴烧比作陶瓷业的一注镇静剂，让它浮躁的世风复归平静，让陶瓷真正回归本源。

要想烧出本地瓷，首先得建本地窑。“寒地烧窑会出现冻胀，因此无法照搬南方的窑炉，必须在保温蓄能、结构等方面做出改进。”2015年，王仁亮带领团队，花2年时间、在历经多次改造后，终于自主研发建设了第一座寒地柴窑，烧成温度达1320℃，填补了本土高温柴窑领域的空白。此后四年间，他又相继建设了两座寒地柴窑，正在使用的3号窑，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寒地烧制节能型柴窑，最多可容纳3000件器物。

除了柴窑，黑龙江还有两样“宝贝”。一是储量丰富的陶瓷原料，我省高岭土矿藏量居全国首位，这种砂质高岭土需要反复淘洗和调配，王仁亮为此试验了2年；二是有充足的松柴供应，木材厂淘汰的兴安落叶松木料，堪称绝佳的烧窑燃料。这些看似普通的“废柴”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松脂，伴着舞动的窑火，以另一种方式在泥胎上“重获新生”。



金瓷窑主杯

冰瓷横把壶

金瓷雕塑《盛世颂》

“一金一冰”皆为天成  
佳作问世：上京金瓷入编《中华茶器具通鉴》

2016年元旦，王仁亮烧制出了第一窑“黑龙江特色高温瓷”，打开窑门，灿若金秋的色彩，让他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。

德化白瓷、建阳黑瓷、龙泉青瓷……上京金瓷，区别于传统瓷器青、白、黑、红、花色系，金色系实属罕见。这金色质地不是上釉得来的，而是一方土木的绝美配合。本地高岭土的铁含量较高，用王仁亮的话说，“烧白瓷白度不够，烧金瓷颜色正好”。瓷器烧成后表面的釉质层来自于自然窑变，是松木燃烧后的木灰与泥坯中的矿物质成分，在窑内1320℃高温中融合变化而成，色彩变化自然丰富。柴窑“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”，每件器物自然天成、独一无二，上京金瓷的颜色在黄与橘红之间变化，精品接近于金色，散发着妙手天成的雅趣。

“上京金瓷的‘金’，一方面指的是金色瓷器，另一方面指的是金源文化，是对龙江陶瓷历史文化的传承。”短短几年，上京窑的佳作，便得了官方认可和名家力荐。2019年，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组织编撰的、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茶器具工具书《中华茶器具通鉴》出版，其中《古今名家名器卷》介绍了王仁亮和上京金瓷，这也是省内唯一人编的陶瓷艺术品。（下转A04版）



## 城市印象

## 街边的理发摊儿

绘画：王焕堤

## 搬家的书

金敦

搬家时，读书人对居室里堆积如山的小书，会感慨：搬书，是繁重的体力活。书已是家中的组成部分，不随身搬往新居，于心不忍，再苦再累要带上这些书，开启新的历程。

“搬一次家，脱一层皮。”是说搬家劳心劳力的麻烦辛苦，抬眼看一捆捆的书，眼见它们装进编织袋有被“虐待”的嫌疑，索性把书放进旅行箱，一趟趟乘地铁搬往新居。过程有些琐碎，随心的事再啰嗦，不会感到别别扭扭。五颜六色的书搬进新居所，房屋好像有思想似的厚重起来，油墨香阵阵袭来，弥漫房屋。顿时，内心被欣喜和温馨包裹起来，书的神奇之处，是书香墨气能洗涤人的一身疲劳倦怠。置身万家灯火的梦幻都市里，举目四望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像浮萍漂浮不定，心怎能安？惟有书籍相伴，或许是城市读书人的茫然与慰藉。上千万人的城市里认识不了多少人，有书在身边，书中自有一番美丽新景象，里面有许许多多事，让人流连忘返，忘记外面世界的繁华与喧嚣。

何况不少书是我写过评论的书，与我的心神有过亲密交集，亲切感是

自然而然的事，这些书是我写作生涯不可割舍的部分。搬家让我重新感知书的生命力，书不是面无表情木头，每本书里流动着写书人的身影，爱这本书，他们会有感应地绽放书之芬芳，让人为之动容。

当我把旅行箱当作承载书籍的流动箱体，书一批批被我带进地铁里，随车厢隆隆地奔驰迁往新居。从深圳东门到深圳南头，一段20多公里的地铁距离，来来回回几十趟，突然，我意识到书是生命的载体，倘若把一本本书想象成写书人呢？刹那，这些书变成活灵活现的写书人，有诗人、小说家、评论家、专家学者等文化人，被我带在身边乘坐地铁，通往城市另一方热土，从未有过的兴奋与神圣涌上心头。书不单纯是书，是有思想有灵魂的物体，书装进旅行箱里像小动物般不出声，它们像缤纷千万的花万花筒，能把整个世界收进书中。

从旅行箱里拿出书，摆放在书架书橱后，立刻，房屋里呈现祥和的文化气场。理解了人们由衷赞美书香门第缘由，书中真有黄金屋，家中有书是祥瑞吉祥的好兆头。切莫轻视有书籍的家庭，不要怠慢有书房的读书人，拥有这么多书，该有多少千军万马的财富

和智慧被收藏。我靠近这些书，思量许久，浮现出著书人的模样，男的、女的、胖的、瘦的、漂亮的、威武的等，他们洋溢出睿智可爱的笑容，彼此相视打个招呼。嘿嘿，我心满意足地徘徊几个来回，坚定地承认：书就是人。

人们是一本本厚薄各异的书，读书是读人，读人亦是读书，汲取多少精神营养，取决人与写书人机缘关系。来新居所办理电信迁移的业务员，见起居室堆积这么多书，羡慕地说：“有书的房屋，让心踏实。”至于他说的踏实所指哪方面，没好意思细问。我明显感到文化人在民间没有被边缘化被人瞧不起，相反，人们对书籍对文化人的敬重之情，从未曾被减弱和虚化。

搬家的书，文化人的书，让“百无一用是文人”的谬论，更加荒诞可笑。想象说这话的人，对书对文化人鄙视嘲讽的憎恶嘴脸，隐约透出妒忌阴暗心理的酸气。没有书籍的知识传递，恐怕没有当今科技发达的人类社会，书是财富，真理无疑。一座溢满书香的都市，未来可期……